

知往鉴今

平利有个江西街

□ 阿龙

汽车出平利县城,在茶园、林海中穿梭半个多小时,就跨过秋河,经一条隧道穿越化龙山,进入岚河流域。同座人以为岚河上游属于岚皋县,其实不然,这里是平利县的美景美味集中地。

当地干部在车上介绍:与岚皋县交界的鸭河、松河,原为平利县八仙区的松鸭乡。1996年撤区并乡镇后,八山区分为化龙山下的八仙、巴山大草甸下的正阳两个镇,鸭河流域的四个村则由八仙镇管辖。

青茶飘香时节,文友们先于陕西、湖北交界处看了关垭遗址、长安古镇和古佛的秦汉古茶,再入鸭河参观号房坪的联户茶业、龛坪村的新建茶厂。虽青山绿水令人目不暇接,但山路颠簸久了难免晕晕乎乎。正于双目困乏之际,听人喊叫“到江西了!”众皆诧异地睁开眼睛朝窗外望去,果然发现钻进山谷的公路变身整齐的石道,两旁的住户门牌标为“江西街”,路边的电杆号码前也写着“江西街”。出街不久,便见村部大楼顶端,有一行醒目的大字:“江西街村便民服务中心”。至此,我方明白,在岚河上游的平利县八仙镇,有个江西街村,该村正中的鸭河西岸,有条江西街。

从当地人“花发不分,湖福不清”的口音判断,他们应是湖南移民。那么,湖南人为何在此兴建江西街呢?街上老户、陈氏后人介绍:义门陈,江西人!

经询当地老人,并查九江、桑植陈氏家谱及地方文献得知:义门陈氏的根源,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陈朝。当年的陈朝由陈武帝陈霸先于公元557年建立,定都建康,即今南京。然而,陈朝灭亡后,其皇室后裔陈叔明的第11世孙陈阔,在唐开元元年间举家迁居江州齐集里,开启了家族在这一地区的聚居生活。陈阔的孙子陈旺在唐开元十九年,即731年,因官置产于德安县车桥镇义门村,成为江州义门陈的肇基始祖。他们最初的四代,人口增长较为缓慢,每代仅一丁相传。直到第五代陈青时,情况发生了转变,陈青生有六子,家族人丁开始兴旺起来,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。唐中和四年,唐僖宗李儇御笔亲题“义门陈氏”四字,这一殊荣标志着义门陈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

义门陈氏创立了“至公无私”的管理体制,家族成员之间财产共享,共同生活。在这种体制下,家族既重视农业生产,又注重文化教育。为了解决子孙读书问题,家族先后创办了“书屋”和“东佳书院”两级学校。书屋相当于小学和初中,东佳书院则相当于高中和大学,实行“七岁令入学,至十五岁出学。有能者令人东佳”的教育制度。东佳书院是中国最早的民办高等学校之一,吸引了不少江南名士前来读书,书院所收藏的书帖,号称天下第一。

义门陈氏家规由《家法三十三条》《家训十六条》《家范十二则》构成,被视为完整的家族管理制度,入藏国家典籍并向全国推荐。其中“家法”侧重规范家族成员的行为,是家族事务的具体管理办法,核心思想是“均等”“和同”,体现了“一公无私”的本质与内涵,被当朝奉为“齐家”的典范;“家训”“家范”侧重规范家族成员的思想,训导家族成员孝顺宗亲、团结和睦、明德修

身,形成良好家风传承后代。整部义门陈氏家族规范集中体现了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,闪耀着民主和智慧的光芒,在维系陈氏义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同时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北宋嘉祐七年,即1062年,宋仁宗采纳大臣的建议,以“义门陈氏孝义传家,分析各地教化天下”为由,强令义门陈氏分家。七月初三这一天,江南西路转运使谢景初、江州知州吕海、德安知县穆洵、湖口巡检检范彬等众多官员来到义门陈氏,监督并商议分家方案。最终,家族按照昭穆的世系次序,区分大小,派定291个村庄通过拈阄来确定归属。此外,奉皇帝旨意购买的四十三处田宅,不在拈阄的范围之内。就这样,义门陈氏把原有的田产分成291份,同时新买43份,合计334份,拈阄分家,星罗棋布到长江南北各地。此次分家后,义门陈氏人口分流至江西、河南、浙江、湖南、湖北、陕西、广西、江苏、广东、福建、山东等16个省125个县市,开启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家族大迁徙。

今居鸭河的这一支,初在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桑植县,历经700多年的朝代更替,发展至百户千人。到了“湖广移民填川陕”的明清时期,他们中的多数人已背井离乡,移居川蜀与秦巴山区。当陈氏兄弟经汉江入岚河进入鸭河,看到这数十里长河荒无人烟,却有沿河平滩、满山林果,他们停住了脚步,就在河口伐木立屋、临水而居,并与相跟而来的移民一起,向当地原住民借了粮种,租下山地。他们指畔为界,开山种粮,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,以南方人的精明在当地干出名堂,成为富户。这时,他们有了联手开发鸭河的能力,就由符陈卢蒋等户合股出资,买下鸭河,于是诞生了“六股一河”的故事。陈家只占一股,山地分在中坪,山林土地不多,质量不佳,却在鸭河右岸有一块10多亩的平地。因其血脉中存续着湖南种茶、江西经商的基因,陈氏十几户人迁居此地时,没有分散居住,而是将这块平地集中使用,统一规划,建成一条300米长的双面街,开始了以农为主,兼顾农产品加工、购销的新型生活。十来年工夫,这里就成了当地山货特产、农用物资、生活用品的集散地。因为陈氏宗祠和各户中堂、大户门匾上有“江西义门”或“义门陈氏”的字样,人们便称此地方为“江西街”。

今年83岁的陈才金,曾任江西街村党支部书记、松鸭乡的乡长,撤区并镇后任八仙镇的林特站长。作为当地老住户,他自小所见的江西街,房屋多为前面立着木门木墙,放下木板就成铺面的商用房。其间的四合院,为江西义门村的老家风格,有风火墙、下水道、回廊、阁楼,雕梁画栋,甚是好客。而江西街上的陈氏后人,秉持着耕读传家的传统,不仅庄稼精耕细作、山货出产众多,而且重视子女教育,注重捐资助学。他们不忘传播孝义文化的使命,既注重传承孝道,又热心社会公益,沿河架义桥、逢山开义道,并给学校捐义田,至今还在影响着当地的村风民风。

当我跟着陈才金老人的脚步,再次走进鸭河的山水,走进江西街的故事,才知道这些“江西老表”虽为外来移民,却是开发鸭河的主人。当年的名门望族,无论分于何处,只因头顶着传播孝义文化的使命,赓续着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,他们便是所在之地的文明标杆,是受人敬重的风习典范。

此处的马岭关,是此段江面的分水岭。此关以西的山势开阔,江面比较宽敞,以东的山崖壁陡,两岸山势紧逼形成峡谷,江面就变得狭窄。江水从宽处急转峡谷,推波涌涛而浪花飞溅,但进入深深的峡谷后,便又变得乖巧平静起来,江面平静而碧绿如玉。象鼻山来由一个传说,据当地老人口传,说很早以前仲夏的一天,从南方游来一头大象,见江水平静清澈,便使出长鼻入江喝水。恰逢此时,天空突然雷鸣闪电,下起狂风暴雨,江岸也地动山摇,便将那头大象挤压于江南山体中,只留下长长象鼻从半山腰弓下,直插入江水中,后来就变成一座象鼻山。远远望去,确乎是一头巨象长鼻在江边饮水。江岸原来有条小路,东来西往要翻过象鼻山。

20世纪70年代,一条石泉至紫阳的砂石公路沿汉江而修。此公路从石泉走江南线,经过汉阴县地界到达紫阳县,途中要穿过这座象

美军机百余架,成为拦截日机,保卫大西南的前哨。

与此同时,为应对日军飞机频繁出现在白河上空的侦查和轰炸,全县人民防空洞、实行灯火管制、设置报警钟。当时在白河县城魁星楼悬挂的巨钟,不仅是防空警报,更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象征。战争带来的创伤同样是深重的。全县抗战期间,白河县直接或间接人口伤亡8500多人,社会财产和居民财产损失不计其数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,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和中断的人生。特别令人动容的是白河人民对美军飞行员的救助。1944年,他们妥善处理了在白石滩坠毁的美军飞机残骸,用白布收殮飞行员遗骸,同年又将一名在山阳获救的美军飞行员安全送至安康。这种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,在战争阴霾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

白河全面抗战记忆告诉我们,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前线的浴血奋战,更需要后方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付出。汉白公路的诞生,白河人民在全面抗战中的牺牲和付出,折射出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顽强生命力。在民族存亡之际,是亿万普通民众用最朴实的行动,诠释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深刻爱国情怀。正是他们这些微小而坚韧的付出,汇聚成了抗战胜利的磅礴力量。当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时,不仅要缅怀那些知名战役和英雄人物,更要铭记像白河县这样千千万万小地方的普通民众,正是他们的血汗和付出,铺就了通往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。

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,回望白河县全面抗战那段历史,我们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,更应懂得发展与强盛的深刻意义。白河全面抗战记忆不仅属于过去,更属于未来。它时刻在提醒我们,一个民族的团结和坚韧,永远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。今天,虽汉白公路白河段早已不再是唯一的生命线,但它所承载的伟大抗战精神却历久弥新。

往事并不如烟

他,中等偏上的个子,棕色的面庞刀削般棱角分明,印下艰难岁月的痕迹,透出坚韧与刚强;蓝色的衣袖被粉笔灰染成一片灰白……他是我50多年前见到的青年教师李振侠。

1970年桃花吐芳时节,专案组安排我和老杨到张滩区财梁公社去外调,要考察李振侠老师。

公社文书提供的资料得知,财梁公社位于原安康县城以南,驻地在杨河坝,离县城约30公里。东与平利县凤凰公社接壤,西与吉河区田坝公社相连。县(河)财(梁)简易公路贯通,黄洋河流经全境。

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,我们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出发,不时被路上的稀泥裹住,便弃车步行。两小时后至县河,又走完15里桐木沟,翻过一条梁,才到达公社驻地。

财神庙梁像一座天然屏障,把杨河坝和外面分隔开来。梁的高处有一个马鞍形豁口,当地人叫垭子。豁口建有一座破败的古庙,大概就是财神庙。豁口修有石阶,供行人歇息。翻过垭子俯瞰,山下是一片开阔地,金黄的油菜花和红白相间桃花交相辉映,公社大院、供销社、卫生院、学校等分布其间。一声声家禽家畜的叫声,一阵阵孩童的读书声从山下传来,好一幅山乡美景图!

公社刘书记把我们带到他的宿舍室,我们递上介绍信,说明事由。书记热情地说,大老远来的,先歇歇歇息,吃了饭再去。谈起李振侠,他说:“李老师本是城里人,安康师范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,就来到我们公社。”他指着雾蒙蒙的远山说:“学校就在那边的援越大队,有六七十个学生,四个年级挤在一起,够他一人忙的。”

公社院子站着人,室内坐着人。刘书记喊来一个五六十岁的人,说他就是大队支书,让他带我们去。路上,老支书说:“过去还有20多里,崎岖陡峭的,你们打空手还气喘,李老师年年都要从城里背课本到学校,几十斤哩。”

雨停了,我不禁赞美杨河坝美丽的风景。“风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。”他说:“许多家庭

人在旅途

火热的心碑

□ 方琛

穷,少吃少穿,就不让娃娃上学,碎碎的下地上山做活。李老师就一家一家地找上门做工作,动员他们让娃娃到校上学读书,有的还要贴钱买书和本子呢。”

又爬了很长一段崎岖的陡坡,我们已是汗流浹背,两腿发软,在路旁一块大石面上坐下歇息。我拿出最后的干粮——几个馒头、两块熟牛肉,请支书用餐,支书略微谦让了一下,抓起馒头大口啃咽起来,腹中不时发出咕噜的肠鸣声。

学校就在前面梁上,早有眼尖的娃飞跑去给老师报信,李振侠疾步迎来,与我们一一握手,像见到老朋友那样高兴。进屋落座,我们打量着这破庙改成的校舍:教室占一大间,半截土墙半截牛脖子窗,呼啸的山风把烂窗户纸吹得“啪啪”作响。没有课桌,学生们就坐在一排排钉着腿的、粗糙的圆木上。黑板两头挂着自制的三角板和其他教学用具。外面有一块约半亩面积的空地,算是操场了。他的卧室兼办公室,虽狭小倒也干净整洁,一张粗笨的大柴桌上堆着学生的作业簿和教学书,墙边放着几只土坛,盛放粮食和腌菜……

谈完公事后,我问这位自讨苦吃的老兄:“是什么意念促使你这么做的?”“是对农民问题的忧虑。”他说:“我们是个农业大国,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就得加强教育,就需要人来教书。”他接着苦笑道:“我的家庭成分不好,没有其它选择余地。”

我想起我的父亲方协亭,新中国刚成立,1950年政府安排原来在旧县政府做职员的父亲,去张滩区三合乡创办高王庙小学,到大河区创办沈坝小学、庙梁小学。1960年当学校校舍的危庙倒塌,父亲受重伤,被当地群众抬回家治疗,办了退职,从此永远离开他热爱的执教生涯。

为了做一顿像样的下午饭,款待我们两位稀客,李振侠翻遍了坛坛罐罐,炒了一荤三素四个菜,蒸了一锅白米饭。吃饭间,回想这天的所见所闻,我感到手中的筷子好沉好沉。我忍不住问道:“李老师,这顿饭是不是太奢侈了?”“嗯,有点,我自己都没有这么讲究过。”“孩子

记忆的象鼻洞山

□ 陈绪伟

鼻山。当年修路工人精心施工,开凿了宽12米、高6米的山洞,一条砂石公路就这样从象鼻山中穿行而过。象鼻山有了一个象鼻洞,远观近瞅就更像一座象鼻山。时至20世纪90年代,砂石路改铺成了柏油路,更加美化了这象鼻洞山风景。东来西去的车辆行驶到此处,先是司机们眼前一亮,总要放慢速度多看几眼,乘客们更是惊奇万分,不由自主地仰头,甚至从车窗里伸出脖子,挥手大声喊:“象鼻、象鼻”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,直到悬在头顶的巨石缓缓而过,还要回头再观赏另一面的象鼻模样。有时司机竟然靠边停下,让乘客拍照。有人呆立静观有人自家合影。

从一般情形来讲,人们观赏风景大抵如此,对于立在眼前的奇观,初始先是惊叹,再次继而习惯,终归至于漠然。但此处的象鼻山似乎是个例外,多少年以来,多少次经过,它始终紧勾着过往者的目光。我亦曾站在那鼻下,看阳光穿过象鼻洞,爬过象鼻山,在江面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江水碧绿,时而泛起微波,将那些光斑搅碎又复合。象鼻山的四季,风景各异而撩人。春天的象鼻洞山,石壁上重生着些不知名的草,还有灌木在风中摇曳,像初生的象桠,而显出几分倔强。到了夏季,象鼻洞山草木翠绿,石壁焕发灵光,极像一头壮实的大象,威严护卫着这条公路。落叶的秋季,象鼻洞山万紫千

们家境都很差,早上上学天没亮,来不及吃早饭,就带些干粮到学校吃。”他眼圈泛红,说大部分带的都是干冷的蒸红薯、干红薯片,条件好点的也就是掺菜的粗粮面饼子。他说不下去了,我们都沉默很久很久……

我们当晚要返回公社住。李老师坚持打着手电送我们。夜,已经很深,我思绪如潮,难以入眠。李老师这还会要在煤油灯下神情专注地批改作业。山风掀起阵阵松涛,不时传来几声野兽的嚎叫,清冷的月光把摇曳不定的山林影子投在窗户纸上。后半夜我做了一个梦,梦中李振侠正在山上搬石头,脚和手都磨出血,还在不停地搬着,问他这是干啥,他说,只有把石头都搬走,才能把下面的沃土露出来。

光阴荏苒,逝者如斯,当年相遇后,再也无缘相逢,只是偶尔听说,他在乡下共教了26年书,安康的南北二山都曾留下他辛勤耕耘的汗水和足迹。1961年李振侠幼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张滩区奠安小学,两年后调动到石梯,后来去了财梁。结婚后又被调去流水区正义小学,1984年进城到县文教局,在教研室工作,2010年12月去世。20多年为汉滨区(原安康县)山区教育,可谓含辛茹苦。李振侠老师没有鲜花,没有奖牌,没有萦绕在头顶的五彩光环,但是,他却拥有抹不掉的珍贵记忆,拥有一座火热的“心碑”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广阔的农村已建成美丽富饶、生活小康的新型社区,建在破庙里、山岗上的学校早已不复存在。无数像李振侠一样曾经在艰难岁月里奋斗、耕耘的拓荒者必将为人民所铭记。



红,草木色彩斑斓,仿佛一道彩虹门,美颜装饰在路途中间。飞雪的冬季,象鼻洞山银装素裹,雪花顺风旋洞穿过,白茸茸草木如絮,似乎一头银象雕塑在此。一年四季百观千奇,仿佛那山是个活物,能感知其灵性的存在。后来在迅速发展的年代,公路交通必先行。安石(安康至石泉)二级公路拓宽改造,工程师们拿着图纸,在象鼻洞山下反复勘测,最后决定只有削去象鼻洞山,才能符合公路等级标准。工人们来了,带着凿岩机和炸药。轰隆几声,那悬了几千年的象鼻山从此消失了。一条宽阔平坦的江南大通道,从石泉县、汉阴南区通过紫阳全境,直达安康城区。

如今车辆驶过,无需再抬头,也不必在此停留。司机们专注地盯着前方,乘客们或闭目养神,或观赏江岸山水风景。汉江南岸的那青山依旧,只是此处少了座横跨的象鼻洞山。偶尔有当地老人在传,激动地说起此处曾有的奇景。孩子们听着,眼里闪着疑惑的目光,说这是爷爷们编出来的故事。

如今我再次路过这里,一些老司机老乘客们,总要谈起这象鼻洞山奇观。但这拓宽的公路,承载了更多的车辆、更快的速度、更急的行程。然而那个令人驻足惊叹的理由,却随之永远地消失。自然存在的,或已经消失的,即是“江水流淌,不记旧形”。

岚皋吊罐肉

□ 杜文涛

岁月变迁里,岚皋人烹制的吊罐肉注重于食材的选取。喝着山泉水、在山坡上散养的本地牛、羊、猪、鸡,是吊罐肉的常用食材。选材最多的当数土鸡和腊猪蹄,最招人喜欢的是头年就炕在火塘上方的猪前腿。因为山里放养的“跑山猪”前腿属于“活肉”,吃起来既不肥腻又不至于太柴瘦,口味鲜美,肉香浓郁。

岚皋人对吊罐肉的配菜也很讲究,他们常根据自己的口味,搭配洋芋果果、半边菜、香菇、木耳、竹笋等山货干菜,或是时令季节里自家菜园子里的莴笋、四季豆、豇豆、瓠子、山芋、山药、萝卜、莲藕等时令蔬菜。配菜里,干豇豆与腊猪蹄最为组合。好的干豇豆一定要掐摘头茬一尺左右还没有鼓籽的嫩豇豆晒制而成,这样的干豇豆与腊猪蹄炖煮时能充分地吸收汤汁,软而不腻,吃起来有嚼劲。

大巴山中无草莽。山密林间,随处生长着细辛、肉苁蓉、淫羊藿、巴戟天、仙茅、党参、天麻、黄精、茯苓、当归、牛夕、川芎、何首乌等中药材,它们都是吊罐肉中极好的配料,既提味增香,又有着补肾壮阳、益精补血、强健筋骨的药膳食疗效果。当然,适量的盐是炖煮吊罐肉最简单而不可缺少的佐料。

吊罐肉的风味和口感还依赖于对火候的拿捏。而能随意灵活地掌握火候,这应感谢岚皋先人对于火搭钩的发明、运用与传承。火搭钩又名索搭钩,上系于屋梁,下悬于吊罐,常用木叉与竹筒制作,拙朴而实用。降,可以猛火炖煮;升,可以文火慢煨。升还是降,圆腹底的吊罐都能最大化地均匀受热,不添减火塘木柴而随心炖、煨,原味原汁地将鲜美焖在了罐里,直到罐盖揭开芳香四溢的瞬间。

每一样食材都是山川大地绿色天然的馈赠。肉食味长,配菜嫩鲜,佐料芬芳。岚皋人善于把这些多种食材和配料置于吊罐中进行巧妙地融合,更乐于享受这种酥而不烂、汤鲜醇郁、唇齿留香的山珍佳饌。

如今的人们偏爱上了山村田野,吊罐肉已从农家的家常便饭,变成了新奇独特的待客珍馐。当食物的功能从果腹升华到享受,人们便愈加有了对大自然无私馈赠的最高礼敬。

岚皋人对于吊罐肉有着乡愁般的记忆。“正月那个二十一呀,想吃那个好东西呀,想吃那个鸡和母鸡呀,吗啊依子呀,吊罐子炖猪蹄呀!”这首名为《十想》的山歌流传于岚皋大地,也流淌在岚皋人的味觉深处。

文史春秋

白河全面抗战记忆

□ 蔡建中

80年前的硝烟早已散去,但白河县那条蜿蜒于汉水巴山间的汉(中)白(河)公路,依然在无声地诉说着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。这条全面抗战相持阶段连接第五战区的生命线,每一寸路基都浸透着白河人民的血汗。

今天,当我们驱车行驶在十(天)天(水)高速白河引线二级公路及白(河)界(岭)线上时,很难想象80年前,这条道路是如何在日机轰炸、物资匮乏、匪患横行的困境中艰难诞生的。

1937年8月,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,汉白公路安(康)白(河)段工程启动。白河人民以惊人的速度响应号召,派借粮款、征集民夫,征地拆迁、武装保护,一系列支援措施迅速到位。1938年2月,当一股匪徒抢劫筑路民工时,地方保安武装义壮队迅速出击将其击溃,保护了这条尚未成形的生命线。这种自发的保护意识,折射出普通民众对“路”与“国”关系的朴素理解——路通,则抗战有望。

筑路的艰辛远超想象。1938年10月,日军逼近鄂西北,汉江中下游水路物资运输几近瘫痪。修筑汉白公路,从一项工程变成了生死攸关的使命。危急时刻,白河县千余名民工毅然加入施工队伍,用血肉之躯填补了劳力缺口。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战略大道理,却明白脚下的每步路都与前线将士的生死相连。1939年2月,汉白公路全线贯通,这条连接第五战区与川陕大后方的动脉血管开始输送兵源、辎重、粮秣和弹药。

公路通了,但战争并未停歇。1940年6月长江航运停止,汉白公路成为第五战区通往大后方的唯一陆路干线通道。1941年7月,白河县再次动员一切力量,组织白河民工并肩作战25天,铺筑泥结碎石路面。地方政府甚至向商家、富户派借5万银圆代购军粮,展现了白河人民“一切为了前线”的牺牲精神。在支援公路建设的同时,白河还两次组织千名以上民夫参加安康军用机场的修扩建工程。建成后的机场进驻中

乡土风物